

责任编辑:石英飞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鞠 朗

上海历史演义

马长林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玉古路 20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7.2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8000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791-8/K · 457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 一 回 窥长江英舰队激战吴淞口 (1)
抗蛮夷陈化成血洒西炮台
- 第 二 回 除妖孽刘丽川揭竿占县城 (15)
战顽敌小刀会英名垂青史
- 第 三 回 遭挫折太平军攻沪未如愿 (32)
借剿匪李鸿章立足上海滩
- 第 四 回 跑航运金能亨招股组公司 (54)
争权利招商局后来者居上
- 第 五 回 兴西学众报刊竞相露头角 (72)
苦经营新申报争艳脱颖而出
- 第 六 回 乘机遇两租界各谋治理权 (84)
非时宜新铁路遇阻遭拆毁
- 第 七 回 广宣传革命军声威震清廷 (101)
严查禁苏报案事发惊中外
- 第 八 回 藐法权德为门无理闹公堂 (116)
愤抗争众市民聚众焚捕房
- 第 九 回 禁烟毒诸代表会集黄浦江 (129)
顺民意陆家嘴再现销烟景
- 第 十 回 设骗局橡皮股票风云直上 (145)
遭灾难金融市场元气大伤

-
- | | | |
|-------|----------------------------|-------|
| 第十一回 | 谋光复起义军激战制造局
抢头功陈其美自谋都督职 | (157) |
| 第十二回 | 遭暗杀两元勋惨死上海滩
揭真相革命党讨伐袁世凯 | (173) |
| 第十三回 | 设模特刘海粟敢为天下先
为查禁危道丰甘当急先锋 | (192) |
| 第十四回 | 赶浪潮交易所开办大起落
为谋利多空头搏杀尝苦果 | (212) |
| 第十五回 | 创伟业中共建党历尽艰险
谋发展国共合作初露端倪 | (231) |
| 第十六回 | 施强暴五卅惨案震惊中外
闹三罢反帝浪潮风起云涌 | (249) |
| 第十七回 | 迎北伐工人暴动屡遭挫折
战申城三次起义终赢胜利 | (267) |
| 第十八回 | 四一二反动派清党行政变
大屠杀宝山路鲜血流成河 | (288) |
| 第十九回 | 筹军饷蒋介石勒索资本家
办实业荣宗敬历尽风雨日 | (303) |
| 第二十回 | 逞凶狂日本帝国悍然侵沪
护国土十九路军英勇抵抗 | (319) |
| 第二十一回 | 争民权宋庆龄领衔救志士
无畏惧杨杏佛遇害特务手 | (342) |
| 第二十二回 | 开新路左翼电影缤纷灿烂
畏人言一代影星遗憾而死 | (362) |
| 第二十三回 | 媚强权新生案罗罪施迫害
誓抗日七君子狱中是英雄 | (379) |

第二十四回	八一三淞沪抗战威震四海 孤军营八百壮士英名广传	(400)
第二十五回	悦敌寇七十六号滥施暴虐 锄汉奸军统特工奉命报复	(416)
第二十六回	脱虎口犹太难民避居申城 媚纳粹日本当局强行隔离	(434)
第二十七回	狂迫害假民主暴露真面目 勇反抗真战士显出英雄质	(449)
第二十八回	奉父命蒋公子沪上打老虎 抱幻想新政策却如过眼云	(467)
第二十九回	入虎穴陆久之受命行策反 谋起义张将军献身黎明前	(484)
第三十回	盼破晓刘昌义率部投光明 催新生解放军激战上海城	(503)
附 录		(522)
后 记		(528)

第一回 窥长江英舰队激战吴淞口 抗蛮夷陈化成血洒西炮台

话说 19 世纪 40 年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年代。1840 年 6 月，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其罪恶的鸦片贸易，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由几十艘军舰、运输船和 15000 多名陆海军组成的舰队，向广州、厦门等中国沿海城市进攻。1841 年 10 月 1 日，定海在英军的强攻下失守，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三总兵英勇牺牲。10 月 10 日，镇海陷落，督帅钦差大臣裕谦自杀。10 月 13 日，宁波被英军占领，慈溪、余姚等地居民皆逃散一空。在一连串的攻击得手后，英军又准备于次年春季发动扬子江战役，企图进一步占领长江沿岸主要城市。1842 年 5 月 18 日，英军攻陷乍浦，战火已蔓延到钱塘江沿岸，杭州城内人心惶惶，逃难的民众阻塞了河港。

消息传来，在吴淞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不免心事重重。

吴淞位于黄浦江入长江处，是上海的门户，地理位置重要，故又被称为吴淞口，这里距杭州湾不过 150 公里。自英军发动鸦片战争后，吴淞一直是江苏的海防重点。两年来，陈化成日夜坐镇于此，组织将士构筑工事，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击英军的侵犯。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江风吹来，芦荻萧萧，给人揪心的感觉。“陈大人，回去吧，已经过三更了。”身旁的中军参将韦印福催了好几次，可陈化成仍伫立在海塘上，望着涛涛江水，思绪万千。

陈化成想起了两年前道光皇帝的召见。那天，皇上在金鸾殿上不无忧虑地说：“据两广总督林则徐所奏，目前防务空虚，除浙江外，但只江南一隅，倘若英夷乘虚而入，突破海口，切断漕运，后果不堪设想。朕久闻爱卿忠心耿耿，经历海防数十年，熟谙水师，身经百战，才识兼优，前于福建海防苦心经营，为英夷所胆寒。如今执掌江南防务，务必尽心尽责，以免朕之忧患。”皇上言毕，即令太监赐予他玉盞一对。对皇上的这番嘱托，陈化成感到分量很重。他虽年近古稀，胡须花白，但身体硬朗，两眼炯炯有神，声音洪亮，捧过玉盞，叩谢道：“微臣虽才力绵薄，年事已高，然大敌当前，理当倾注全力，捍卫大清疆域，旋念化成身受皇上隆恩，更当以身献国，纵有千重万难，亦将万死不辞。”此情此景，至今尤历历在目。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不久前同自己一起为吴淞的防御之事操劳的裕谦。

说起来，担任两江总督的裕谦是他的顶头上司。陈化成对这位比他年轻将近 20 岁的上司很有好感。作为蒙古镶黄旗、进士出身、清朝开国功臣后裔的裕谦，没有一点贵族的架子。在满族和蒙古贵族中，裕谦是首屈一指的“主战”派，他不但敢于给道光皇帝上奏折，弹劾对虎门战败负有全责的琦善，认为琦善犯有“张皇欺饰”、“弛备损威”、“违例擅权”三大罪状，而且多次直陈“加强防范，抵御英国侵略”的主张。因此，他同陈化成可谓一见如故。谈到江南防务，两人都认为吴淞要塞是江南第一紧要门户，必须严加防范。为了筹集加固吴淞炮台的工程钱款，裕谦亲自到扬州、上海盐商处活动，得到不少资助。然而这样一位主战派将领，不是战死在战场，而是以自杀为结局，实在太出人意料。对此，陈化成不能不感到悲哀。

原来在半年之前发生的镇海防御战中，裕谦以钦差大臣身份在那里坐镇指挥，然因对英军的进攻实力估计失误，再加

防守布置失当，战斗打响后不久清军即处于腹背受敌、两面遭受夹攻的境地。裕谦从城墙上下来时感到无路可退，便望阙磕头，跳入泮池，虽被身旁家丁救起，易衣灌救，然行至余姚，即气绝身亡。难得一个众人寄予厚望的主战派将领，就这么魂归西天了。

遥望着吴淞口两岸的点点灯火，陈化成清楚地知道，就吴淞口重要的地理位置来看，同英军的一场恶战是不可避免的。当初既然在朝廷上许下“纵有千重万难，亦将万死不辞”的诺言，那么万一在战场上出现不测，为捍卫大清疆土，也当誓死而为了。

此时吴淞要塞的修筑工程，在陈化成亲自指挥下，正紧张地进行着。

吴淞要塞有东、西两座炮台。东炮台始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道光初年曾经修缮并建造营房。陈化成走马上任，即实地察看，认为东炮台虽年久失修，但炮位和护墙尚可利用，只需稍加修缮，加固炮位，便可再用于防御，关键是西炮台。按照陈化成的计划，西炮台要新筑土堡 26 个，扩建后可安装大炮 140 多门，比原来多出五六倍，防御海上进攻的能力将大大加强，当然，工程也相当艰巨。为此，陈化成将行帐安置在海塘边，每天现场办公，督修海塘，监造炮台。一年多来，他餐风沐雨，与将士同甘共苦。在吴淞口西岸，从宝山县城东门起，直至蕴藻浜口长约 5 公里的江堤上，完成了土塘的修筑，安置了 100 多门大炮，其中吨位最大的炮重 4000 公斤。在蕴藻浜北岸的江堤上，又修筑了半圆型的新月堰炮台，安置了 10 门大炮。在陈化成的精心设计下，与吴淞要塞相配套的三道防线也布置完毕。

第一道防线，以吴淞口两岸炮台为骨干，北至石洞口，南

至衣周塘，由水陆军约 4000 人重兵防守，其中宝山县城驻有防兵 2000 名，县城西北的小沙背有防兵 700 名，另有东炮台由川沙营参将崔吉瑞等督带 1000 余名兵力驻防。

第二道防线在东沟口和沈家滩一带，由扬州营参将继续伦负责，游击封耀祖统率，兵力约 400 人，配有小炮小船。此防线主要防守英舰南进上海县城和吴淞江新旧水道（现苏州河和虬江）。

第三道防线一在上海县城，南门、北门城楼共有大小炮 10 门，兵力约 300 人。另一在青龙镇、黄渡一带，有炮 10 门，兵力约 200 人，主要防备和阻截英军沿吴淞江进犯松江和苏州。

却说在吴淞口外的鸡骨礁附近，一批英国军舰停在那里已好几天了。这支舰队共有战舰 8 艘，武装轮船 6 艘，运输船 14 艘，外加 2000 名海陆军。此时，在英军旗舰“皋华丽”号前舱会议室里，坐满了各舰舰长和陆军各联队的长官，英国侵华海军总司令威廉·巴尔克正在主持一个战前会议。好几天前，巴尔克已从全权大臣璞鼎查那里获知，英国女皇已同意英军扬子江战役的计划，因此他在会议上滔滔不绝地向与会者阐述着扬子江战役第一仗吴淞战役的重要性：“在中国，每年都有大批漕运船队通过运河将粮食和货物运往北京，如果我们切断漕运，等于卡住了中国经济的咽喉，必将对清廷产生巨大的压力。所以，如果我们攻下吴淞口，攻占上海、苏州、扬州、镇江、南京这些中国最富庶的城市就不在话下。到时候，堂堂大清帝国，不得不向我们大英帝国称臣。”讲到这里，巴尔克不禁有点眉飞色舞，他向军官们扫视了一圈，提高嗓门说道：“诸位，我们皇家海陆军进攻扬子江的这一天就要来到了！请大家务必牢记我们的使命，不辜负女皇陛下对我们的期望……”正

在这时，副官史密斯上校走上前去，向巴尔克悄悄耳语了几句。巴尔克皱了皱眉头，显然为他的话被打断而感到不快，但当听史密斯讲完后，他即挥了挥手，说：“会议暂时开到这里，请各位抓紧做好准备。”

原来副官告诉巴尔克，吴淞守军派使者前来求见。

吴淞守军怎么会派人求见？来者是谁？说来自有一段缘由。

原来自上一年英军攻下定海，将一部分舰队开往长江口外鸡骨礁一带后，常在海面上截捕中国的渔船和货船，其“摩士底”号和“伯鲁多”号还几次偷偷闯入吴淞口航道，测量航道水深，窥探军情。清廷方面，自裕谦自杀后，任命了河南巡捕牛鉴接任两江总督。牛鉴，字镜堂，甘肃武威人，嘉庆十九年二甲第四名进士。自入仕途后，他官运亨通，从御史、给事中、云南粮道、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一路过来，如今因裕谦之死补了两江总督的空缺，踌躇满志。牛鉴知道吴淞口地位重要，上任后也亲自往吴淞跑了几趟，同在那里坐镇的老将、江南提督陈化成有过几次交谈，然总是话不投机。前不久不知什么缘故，上海火药局突然爆炸，炸掉几万斤火药，所有器械、设备、钱粮均化为灰烬，还死伤官弁民兵几十人，震坏义仓一座，民房数间，损失惨重，一时民怨鼎沸。谁知这陈提督不但不帮忙隐瞒，还将此事上了一个奏折，说什么全是地方官宪疏于职守、督管不严所造成，引起皇上震怒，差点将他牛鉴革职。幸亏他朝中有人，事先得到情报，赶紧走门路通关节，才算保住了这顶乌纱帽。

这一天，牛鉴又从设在宝山县城东南角的闽浙会馆的行辕来到吴淞口西岸堤塘视察。他拿起望远镜一看，不免大吃一惊，只见远处海面上英国舰船又增加了不少，烟雾腾腾，气势

汹汹。牛鉴以前一直做的是文官，从没见过这种场面。他对旁边的陈化成说：“陈大人，看此情形，英夷来者不善，似非攻下吴淞口不会罢休，依我之见，与其兵戎相见，战个你死我活，不如设法予以犒赏，化干戈为玉帛，可免却一场血腥之灾，方为上策。不知陈大人以为如何？”陈化成想一年多来自己和部属们同甘共苦，精心准备，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你堂堂总督，竟如此胡言，心中不免愤怒。但他忍住了，冷冷地说：“总督大人，传曰两军相战，一凭实力，二凭士气。士气盛则斗志旺，此乃克敌之要义。吾等经历行阵40余年，深有体验。如今吴淞口布置精密，将士士气正盛，虽不能说固若金汤，然英夷断不能敌我之大炮，此当可预料。克敌制胜，为你我之要责，岂能妄议求和？”一番话说得牛鉴十分尴尬。尽管在陈化成面前碰了钉子，可牛鉴的议和心思一直未断。回到宝山行辕，牛鉴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一人，徐州镇总兵王志元。

徐州镇总兵王志元本是浙江提督余步云的心腹干将，定海失陷后，他所率徐州兵驻守松江府和宝山城。这批徐州兵武器装备精良，但军纪极差。有一次，徐州兵又到民间滋事，强抢民女、财物，被陈化成闻知。陈化成一向治军甚严，即命人将那十几个违法乱纪的兵勇抓起来，鞭打了一顿，同时将总兵王志元叫去狠狠训了一通。然自此之后，王志元不但不思悔改，整肃军纪，反而对陈化成心怀忌恨，阳奉阴违，常到牛鉴处讲陈化成的坏话。这回同英夷议和之事，交给他办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牛鉴将王志元叫来，如此这般吩咐了一通。王志元心领神会，即刻派心腹干将千总王恩义带了10名亲兵，拿了牛鉴的亲笔文书，悄悄地划一条水师哨船，向英国军舰驶去。

却说巴尔克匆忙结束了会议，即召见王恩义。虽然在刚才的会议上表现得信心十足，但此刻巴尔克心里很清楚，英军自

1840年6月开战以来,经过了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乍浦等几场激战,兵员和物资均受到极大损耗,目前虽还有余力,但驻守吴淞口的陈化成可不是好对付的。这位水师提督身经百战,性格坚强,不可与中国军队的其他将领同日而语。两年前他在福建任水师提督时,曾同英军交过手,那一次陈化成用连环轰击法,使入侵英军狼狈不堪,落荒而逃。至今一些海军军官说起他都有点心惊肉跳,在军官中流传着“不畏江南百万兵,惟惧一人陈化成”的说法。如果英军在吴淞口战役中受阻,战局的发展就难以预料了。听说吴淞口清军派人求见,巴尔克兴趣甚浓。听了翻译译出的牛鉴议和文书的内容,巴尔克有点失望。原来牛鉴在文书中说了一番好话后,答应给英军以牛羊猪肉、瓜果蔬菜、淡水鲜鱼、粮食茶叶以及官银若干,希望同英军订立“城下之盟”,英军则迅速退兵。“这离女王陛下的目标太远了!”但总督牛鉴派人来求和,驻守吴淞口的其他官员害怕打仗的心态可想而知。既然如此,攻下吴淞口,占领上海,再溯江而上,攻占镇江、南京,应该是大有希望的,看来是实施扬子江战役计划的时候了。这么一想,巴尔克不等王恩义细说,大声叫道:“回去告诉你们的牛总督,先让陈化成拆去他的东、西炮台,我们再来谈判。”说完,一个转身,趾高气扬地走了,王恩义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即公元1842年6月16日,在上海近代史上,这是个值得牢记的充满悲壮的日子。

是日拂晓,浩瀚的吴淞江面,太阳刚露出了脸。巴尔克身穿英国皇家海军将服,腰佩英国女皇伊丽莎白赠送的银剑,站在“皋华丽”号旗舰的指挥台上。这艘“皋华丽”号,也算是当时英国海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舰之一,舰上有72门火炮,受他指挥的7艘大型军舰和运输船,5000余名陆海军官兵已全部

进入战斗状态。只见巴尔克将手中的银剑一挥，“轰！轰！轰！”三发信号弹直冲云霄，又拖着粉红色的尾巴徐徐降下，英军舰队排成一个长蛇阵，向吴淞口驶来。

此刻，在吴淞口西岸，海塘上一面缀着“陈”字的帅旗引人注目，旗杆下陈化成一身胄甲，威风凛凛地挺立在那里。陈化成同英军打过多次交道，颇有经验。当他得知牛鉴派人赴英舰求和的消息，就料到事情不妙，战端将起，所以他早就下了命令：所有将士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果然，太阳刚出来，敌人就开始向吴淞口驶来。陈化成放下望远镜，挥动令旗，霎时间，清军水师的14艘同安霆船、5艘大型明轮船、5艘火攻快船冲出芦苇荡，飞驶至英军军舰前。一员战将，挺立在水师船船头，大声喊道：“敢问英军提督，为何不经我大清帝国水师允许，擅自闯入我海口要隘？我奉江南提督陈化成之命，特命尔等速驾船离开！”然英军战舰上却无回音。不一会，英军大炮突然轰响，炮弹铺天盖地过来，清军水师船顿时成一片火海。清军水师船上，每艘船仅有二至三门铜炮，每发一炮，操作约需20分钟，十分费力，加上英舰船体高大，较难命中，故几下交手，一些水师船见不是对手，掉头逃跑。英军舰队大炮趁势更加猛烈地轰击，结果清军水师船除2艘船速较快的明轮得以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毁。

塘堤上，陈化成看得清楚，他又将令旗一扬，一排炮弹从各个炮位发射出去，顿时火光和硝烟弥漫了整个炮台。一发炮弹正打在“皋华丽”号的舰舷上，舷板“叭”一声断了，其余炮弹落在附近海里，激起冲天的水柱。

双方你来我往，对射了近半个小时。

“报告！”副官史密斯气喘嘘嘘地跨进舱门，手里拿着刚刚整理好的《战况简报》。巴尔克打开《战况简报》，不免吃了一

惊，在已经发生的半小时激战中，“麦都萨”号连中 10 炮，船头被打坏，“布朗底”号被击中 7 处，后樯和主樯都被击断，“白龙特”号连中 5 炮，“西索斯梯斯”号和“伯鲁多”号也被击伤多处。这可以说是英国海军自从同中国军队作战以来，所遇到的最为激烈的炮击。虽说对陈化成的顽强抵抗早有预料，但清军海岸炮火如此厉害，是巴尔克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时又听到“轰隆”一声，爆炸声发生在后甲板，后桅杆被打断。巴尔克跳起来，大声叫道：“快向各舰发信号，暂停进攻，赶快后撤！”旗舰“皋华丽”号开足倒船档，率先退出了清军大炮的射程，其他英舰看到信号，也纷纷向后撤退。

吴淞炮台首战告捷，清军阵地上，欢呼之声不绝于耳。

却说当陈化成指挥 1000 余名将士在吴淞口西炮台同英军鏖战时，两江总督牛鉴也心急如焚。一清早，他获悉英军已向吴淞口进发，知道情况不妙，赶紧派督标营后营千总李进财前往西炮台，传令停火退兵，但被陈化成骂回。派出的第二个使者同样沮丧地回来，说陈化成干脆拒而不见。情急之中，牛鉴又派了督标营参军张良生到西炮台传令退兵。

张良生与陈化成有一面之交，来到塘堤，他先向陈化成请教了战况，然后以央求的口吻说道：“念末将能回去交差，还请军门大人收下令箭。”陈化成淡然一笑，拿过令箭，将它用力一折，断成两截，忿然对张良生说道：“我等为国家为百姓拼死抗击英夷，他牛总督身为宪台，不统率水陆各军齐心抗敌，竟还有脸下达这样的命令，真是恬不知耻。我陈化成出生入死多少年，今日若接受退兵投降之令箭，岂不被人笑话？”张良生见陈化成说到这地步，也感到陈军门一身正气，不敢再说什么，便起身告辞。出得营帐，正看到堤上一片欢呼声，举目远望，只见英军军舰已撤离远去。张良生喜出望外，便飞赶回去向牛鉴

报捷。

牛鉴听到西炮台首战告捷，一颗悬着的心才算安宁下来。

话说巴尔克率舰队退出清军火炮射程范围，即同几艘主要战舰的舰长联络，商量对策。“摩士底”号华生舰长表示：“吴淞要塞的炮火，主要集中在西炮台，东炮台方向的炮火却少有威胁，为此，应兵分几路，各个击破。”巴尔克让人打开军用地图，仔细看了起来。这是一幅两万分之一《吴淞口水文水位地形图》，是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郭士立等人在道光二十年（1840）进入吴淞口时绘制的。巴尔克发现，刚才只顾从正面进攻，让自己的舰队完全暴露在西炮台的火炮射程之内，才吃了亏。下次进攻，拟分兵几路，一路向西炮台重点进攻，另一路进攻东炮台，再派几艘军舰直驶县城之西的小沙背，从侧面迂回进攻，只要有一处取得突破，形势就不一样了。新的进攻计划部署停当，巴尔克便下令各舰作好准备，待命出击。

却说初战告捷，陈化成虽心中甚喜，但凭他多年的经验，知道恶战还在后头，为此他告诫各营营官说：“刚才交战，只能算是小胜。英夷元气未伤，其突然撤退，决不会甘休。英军作战，素来阴险狡诈，我等万万不可轻敌。”正当陈化成敦促各部加强防备、准备迎战时，只听部将前来报告，英舰又来了。

这次，英舰不是排成长蛇阵，而是像一朵朵梅花似地散开着，缓缓前来。巴尔克这次也学乖了，他的旗舰不紧不慢地驶在中间。望远镜中，他突然发现堤上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约有几千人，正朝着西炮台方向而去。他猜测这是清军的援军。他把望远镜递给旁边的翻译，那翻译本是华人，看了半天，报告说这是中国的大官出巡，因队伍中间是官轿，前面有举着旗、幡的仪仗。“好极了，让中国的大官尝尝英国炮火的厉害。”于是一声令下，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 13 层 72 门炮的炮口

全部对准了这支队伍。

这支庞大的队伍，正是牛鉴同他的僚属和督标营官兵。原来刚才听了张良生从陈化成那里回来报告英军已被击退的消息，牛鉴心中顿起狐疑：陈化成不来报捷，想必为的是独占头功？为了不失去抢头功的机会，他便带着部属官兵，前来西炮台“督战”。他压根儿没想到，雨点般的炮弹正呼啸而来，在他的队伍中间炸开。文官出身的牛鉴，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慌乱中他从轿子里爬出来，只见原来前呼后拥的队伍已乱了套。正在这时，只听“哒、哒、哒”一轻骑飞驰而来，牛鉴抬头一看，不觉欣喜万分。来人为参将陈平川，是牛鉴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他手下 600 名藤牌兵，武器精良，骁勇善战，有他保驾，可无虞也。于是牛鉴由陈平川和他的 600 名藤牌兵护驾，向宝山县城逃去。

却说小沙背防区，是距宝山县城西北仅 1.5 公里许的一段海塘，那里配有 30 多门大炮，5000 多枚炮弹，主要防止英军由此登陆进入县城。驻守小沙背防区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初暗中接受牛鉴指令，派人向巴尔克送去议和书的徐州镇总兵王志元。此人本来就是镇海之战的败将，视敌如虎，根本无心抗敌。当英军“阿尔吉林”号和“麦都萨”号等兵船朝小沙背方向开过来时，王志元没有组织有效的攻击，一心想的是赶快将他新纳的爱妾香桃从宝山城中接出来，以便伺机而逃。不一会，听到手下千总王恩义来报告，说牛鉴已被英夷炮火击成重伤，由陈平川护送回南京去了。王志元顿时气上心来，骂道：“妈的，身为三军主帅，连招呼都不打就自顾逃命，我等还守在这儿干什么？”于是他也打着护送制台大人的幌子，带着手下兵马，溜回县城去了。

话说东炮台那边，川沙营参将崔吉瑞带领本营和安庆营

300余人驻守，有炮30门。此崔吉瑞本行伍出身，自幼家境贫寒，从一名士兵开始，历经磨难，当上一名参将，倒也有建功报国之心，只是平时有一嗜好，喜贪杯豪饮，常常不能自己。当英军开头进攻吴淞要塞时，他披甲上阵，指挥官兵开炮20余发，倒也配合西炮台给英军以小创，只因配置的大炮不多，没能给英舰以更大的打击。半小时炮战，英舰即后退，崔吉瑞高兴之下，让人拿来老酒，畅饮起来。东炮台营房内顿时响起了猜拳声、嬉闹声。正取乐时，“轰！轰！轰！”几声炮响，将微有醉意的崔吉瑞等人惊醒。几艘英船正在靠近，英军怎么这么快又来进攻了？崔吉瑞正纳闷，又传来消息，说总督牛鉴大人已率部撤出县城，西去嘉定，驻守小沙背的王志元也护送而去，眼下只剩下东、西两炮台还在坚守。此时底下有人说：“制军大人都已走了，咱们也撤吧，再晚就来不及了。”崔吉瑞此时十分犹豫，他知道东、西两炮台，互为犄角，共为险隘，东炮台一撤，西炮台就成了孤军，可是要坚守下去吧，官兵们已无心恋战。于是他只得下令：“封钉炮门，速随制军大人前往嘉定！”

就这样，督帅三军的两江总督牛鉴带头逃跑，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各路守军斗志全无，纷纷弃阵逃跑。连远在前线之后的宝山县城内的乡绅百姓，见官军溃逃，也携儿带女，四处逃命，宝山很快成为一座空城。整个吴淞要塞，只剩下陈化成指挥的西炮台依然屹立在那里。

陈化成镇定地站在土堡炮眼前面，两眼通红，注视着眼前的情形。形势已危急万分，刚刚得到部将刘国标的报告：驻守小沙背的王志元已闻风而逃，东炮台守将崔吉瑞也率众弃阵脱逃，西炮台两翼已无一守军，完全处于英舰炮火攻击之下，东、西炮台隔江对峙的优势已完全消失。更令人担忧的是，两艘英军船只已在衣周塘登陆，估计登陆的敌军很快会从陆上

包抄过来，到那时西炮台腹背受敌，其危险可想而知。然事到如今，即使战到只剩一人，也要坚持，否则，将愧对皇上，愧对百姓。将近两个小时的炮击，1000多发炮弹向敌舰轰击，使英军舰队受到巨大损失，可惜的是没有一艘敌舰被击沉。密集的敌舰炮火，此时方才显出威力，海塘上的土堡被炸掉了一大半。西炮台仅存的土堡里，只剩下几十个将士，原有的几个点炮手已相继阵亡。亲兵陈小全接替点炮手，遵照陈化成的命令，对准英军旗舰“皋华丽”号的指挥台开炮。炮弹正中旗舰前舷，然不见爆炸，原来竟是颗哑弹。陈化成见此情景，顿足长叹：“倘若我军的炮火也如英军这般优良，逆贼何至于如此猖狂！”强忍着伤痛，陈化成亲手点燃炮身后端的引线，又一发炮弹带着愤怒和仇恨，飞向英军旗舰。只听“轰隆”一声，敌军旗舰前舷冒起一团冲天的火光。陈化成见此，心中涌上一阵快感。这时，有部下不知从哪儿牵来一匹马，恳求陈化成撤退，说再晚恐怕难以撤退了。陈化成见此，愤然斥之：“事当如今，我不坚守，怎能向江东父老百姓交代？即战剩吾一人，也甘愿与炮台同在。”说完，又点燃一炮。不料陈化成双腿被敌炮击伤，扑倒在地。过了片刻，陈化成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振臂高呼着继续指挥。

此时，英军几艘轻型战船已逼近塘堤脚下，许多英军端着洋枪嚎叫着往炮台冲来。部将徐大华单腿跪地，双手抓着刘国标，眼含热泪，说道：“刘将军，我徐大华死而无怨，但求你千万把军门大人背下去，决不能让他老人家落入夷贼之手。”说完，徐大华拔出佩刀，往空中一挥，大声喊道：“弟兄们，快杀洋鬼子，冲啊！”十几个受伤的官兵，强忍伤痛，抓起大刀，扑向敌人。徐大华挥舞着大刀，用尽全身力气，一连砍倒十几个敌人，身上中弹无数，最后，他高叫一声：“刘将军，我先走一步了！”